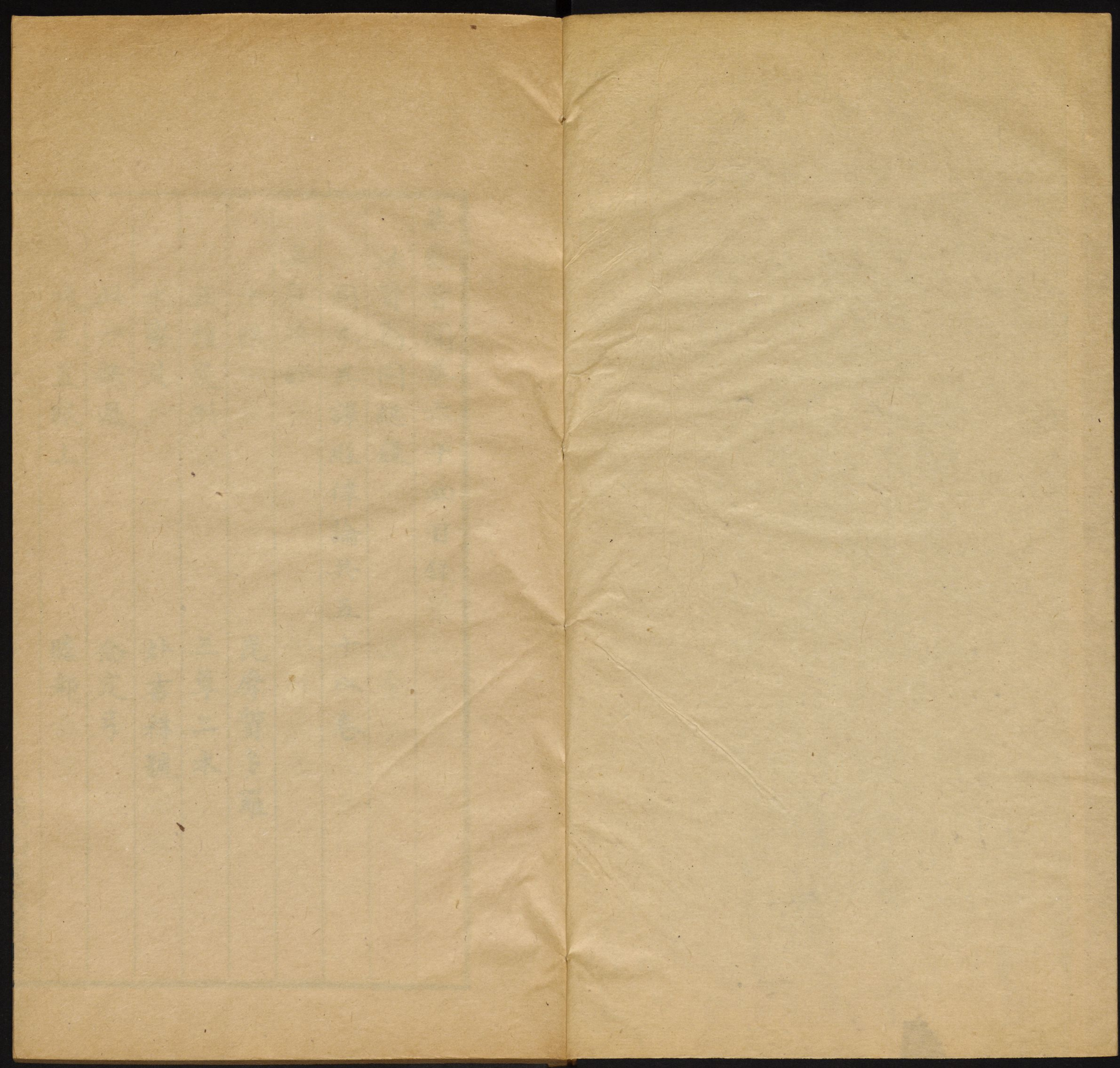


TNC 1776/5384
1810

23

46436





藏教音聞卷六十四目錄

法寶勘同總錄

同本異譯經律論共五十八卷

華嚴疏鈔

十眼

五種龍形

水蜜貝

此一無過

睫毛置眼上



毘摩質多羅

三草二木

妙吉祥號

念定弓

瞻部

諸佛平等

十味香

天密語

訶五欲

人有三種

大地鼓須彌

外境定山

慧象惡馬

丈夫七義

鼠毒發

華牽衣一角

鳴鐘息惡

字母

八種利益喜

四風喻四魔

五臺

配五智五眼五部五髻

配五乘

配五陰

勝事

萬里江三尺海

金閣竹林

二十類攝五十四知識

法華會義

六兼

對破阿毘

三疑皆遣

一人具四德

中道

列眾事義

大多勝

十二種過

造塔法

慧命

拙度巧度

不生疑惑

三身壽命

法華經合論

法華經

餘天不來

世間出世間樂

修羅五類

同時互參

隨物具足

磨穿硯

三陽

六根解脫

楞嚴圓通疏

楞嚴經五十四頌

引用諸師疏解

心不均平又

孩孺膚腠

一漚全潮

迷中倍人

洞視分寸

出指非指

與說相類

擎空餉遠

陽燧

方諸

十虛

舜若多爍迦羅

粟散生

轉脫飛行

土木金石

食類服類

應類循類

十類

十種仙

楞嚴疏解蒙鈔

楞嚴經

計竺乾洪範經

諸佛心印

法生靈耳目

藻火圓教

食醴服醴

無醴醴醴醴醴

辨別飛預

七本金玉

辨別飛預

衆皆起

六語

十惠祥脫

榜裝到函處

出數

出語非語統解

無慧時醴

與世對公

既既全句

藏教音聞卷六十四

法寶勘同總錄

阿羅漢具德經

此經與增一阿含

菩薩善戒經

此經皆云與地持經

奉行地持經並無地持

菩薩戒本善戒經即無餘

菩薩戒本



識譯善薩戒本中玄獎譯地並彌勒善薩說

莫南集代寫書

善右二經同本異譯

文殊師利淨律經或云法護譯清淨毘奈耶方廣經

鳩摩羅什譯寂調音所問經亦名如來所說清淨調伏經法海譯

右三經同本異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毘奈耶

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目特迦並同

右四律與十誦律俱是說一切有部然文理有異

善見律毘婆沙或名毘婆沙律亦云善見律僧伽跋院羅譯

業此論與前波離問戒經同本

金剛般若經論天親提留支譯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

多論無著頌世親釋

右二論及頌同本異譯

妙法蓮華經論天親親善薩造元法華經論善提留

右二論同本異譯

中論龍樹善薩羅什譯般若燈論釋龍樹明釋唐波

羅頌蜜

此論與中論本同異譯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攝大乘論無著菩薩造真諦譯攝大乘論多佛馱扇攝大乘論本

玄奘譯

中右三論同本異譯

攝大乘論釋世親釋真諦譯攝大乘論釋世親釋攝大乘論釋世親釋攝大乘論釋世親釋

乘釋論世親造玄奘譯攝大乘論釋無住菩薩造攝大乘論釋玄奘譯

右四論同本異譯

中邊分別論天親造真諦譯辨中邊論世親造玄奘譯

金右二釋論同本異譯

業成就論天親造真諦譯大乘成業論天親造玄奘譯

右二論同本異譯

因明正理論大城龍菩薩造玄奘譯因明正理門論義淨譯

阿右二論同本異譯

大乘起信論馬鳴菩薩造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實陀譯難

上二論同本異譯

無相思塵論真諦譯觀所緣論陳那菩薩造玄奘譯

右二論同本異譯

解摻論陳那菩薩造真諦譯掌中論義淨譯

阿上二論同本異譯

漢書

莫南書

阿毘曇八捷度論

迦提旃延造僧

阿毘達磨發智論

衍尼子造

右二論同本異譯

眾事分阿毘曇論

世友造求那

阿毘達磨品類足論

玄奘

右二論同本異譯

阿毘曇毘婆沙論

五百大阿羅漢造

阿毘達磨大

毘婆沙論

玄奘

右二論同本異譯

十八部論

失譯人名部執異論

異部宗輪論

世友造

右三論同本異譯

道地經

安世高譯

修行道地經

眾護撰

右二經同本異譯

阿育王經

僧伽婆羅譯

阿育王傳

西晉安

右二經傳同本異譯

法句經

法救撰吳維

法句譬喻經

法王

右前經但偈後並因緣比前偈文此略不備

龍樹菩薩為禪院迦三說法要傳偈

求那跋勸發諸

王要偈

僧加跋摩譯

右二經同本異譯

又龍樹勸誡王頌法寶標目亦作同本

四分解脫戒本

四分戒本

四分僧戒本

以下法寶標目

右本同譯別

大集虛空藏菩薩所問經

不空藏菩薩

與大集經中虛

廣大寶樓閣善住秘密院羅尼經

不空

大寶廣博樓

閣善住秘密院羅尼經

二經本同譯別

十地經

唐尸羅達磨譯

與華嚴十地品本同經文此有異

十眼

一切眼見一切色故天眼見一切眾生心故慧眼見

一切眾生諸根境界故法眼見一切法如實相故

佛眼見如來十力故智眼見諸法故末明眼見

佛光精妙出生死眼見涅槃故無礙眼所見無障

故一切智眼是普門法故

昆摩實多羅

昆摩實多羅也實多羅德種也謂此阿祇羅王

法苑珠林卷之...

法苑珠林卷之...

以一絲幻作種種事故
五種龍形

一切龍總有五形種類一象形善住龍王為主二
蛇形難陀龍王為主三馬形阿那婆達多龍王為
主四魚形婆樓那龍王為主五蝦蟇形摩那斯龍
王為主

三草二木

慈雲普蔭材與不材皆涼慧澤廣露三草二木咸

發

三草謂小草中草上草
二木謂大樹小樹

水蜜貝

譬如盲人初不見乳轉問他言乳為何類彼人答
言如水蜜貝水則濕相蜜則甜相貝則色相雖引
三喻未見乳實

妙吉祥號

文殊師利生有十徵無非吉瑞一光明滿室二甘
露垂庭三地踊七珍四神開伏藏五雞生鳳子六
猪誕龍狔七馬產麒麟八牛生白澤九倉變金粟
十象具六牙由是得立妙吉祥號

此一無過

有嚴熾王請薩遮尼乾子入宮供養因問云大師
頗有人於衆生界中聰明大智利根點慧有罪過
不答言有能兩婆羅門聰明大智常多淫慾喜侵
他妻二頗羅墮婆羅門多睡三黑王子多嫉妬四
勝仙王子多殺生五無畏王子慈心太過六天力
王子飲酒太過七婆藪天王子行事太過八大似
王子貪心太過九大天王子輕躁戲笑放逸太過
十波斯匿王噉食太過第十一問還更有不答云

十有王亦有過謂太暴惡急卒王聞大怒令殺尼乾
尼乾驚怖乞容一言云我亦有過實語太過大王
點慧之人不應於一切時常行實語觀其可不我
於暴卒人前出其寔語故為太過王悟悔過更問
頗有聰明大智利根無有過不答言有問誰是答
云沙門瞿曇此一無過

念定弓

帝釋弓者如來念定之弓以明利箭能射業惑阿
修羅故

睫毛置眼上

如以睫毛置掌不覺若置目內為苦不安

瞻部

闍浮提者新云瞻部俱舍云阿耨達池岸有樹名

瞻部因以名洲

諸佛平等

諸佛平等唯除四法一壽量二名號三族姓四身

相除此四事餘皆等也

十味香

如十味香纔燒一粒如芥子十氣齊發若有聞

香十味齊得若得沉氣時則得檀氣若得蘓合則

得龍腦等

天密語

世尊有時為四天王以聖語說四諦二王領解二

不能解世尊憐愍故以南印度邊國俗語說四諦

二天王中一解一解不世尊憐愍故復以一種淺

戾車語說四聖諦時四天王皆得領解

訶五欲

陰色如熱金丸執之則燒聲如毒塗鼓聞之必死香
如斃龍氣嗅之則病味如沸熱蜜舐則爛傷觸如
蛇卧師子近之則噬餘不世真動始財心一動
人有三種世真動始財心一動
人有三種謂上中下下品之人初入胎時作是念
又言我今在廁衆穢歸處諸死屍間棘刺叢林大黑
暗中初出胎時復作是念我今出廁諸穢惡處乃
至出於大黑暗中中者念言我今入於衆樹花果
園林清淨河中房室屋宇宅舍之中出時亦爾上

品之人作是念言我昇殿堂在花林間乘馬乘象
登上高山出時亦爾

大地鼓須彌槌
假使以大地為鼓須彌為槌於須善提耳邊打不
能生微念心亂何以故入空定故
外境定山

猪以穢身楷於金山非唯不污而令山色轉益明
淨斯乃外境之猪益定山之淨
慧象惡馬

羅睺譬之慧象隨逐人心軟言即調調達喻之惡
馬楚毒方調非是如來有愛羅睺有恚調達漏未
盡也

丈夫七義

一長壽久住二妙色端嚴三無病少惱四非僕非
女非半擇迦五智慧猛利六發言威肅七有大宗
大葉具此七法名為丈夫道

鼠毒發

如鼠毒發者西方有鼠嚙人甚毒毒在身中其瘡

雖差忽遇雷聲其瘡還發

牽衣一角

如海一滴味具百川牽衣一角全體來矣

鳴鐘息惡

昔有羅漢居近龍池每至食時皆請羅漢入池供
養羅漢神通安坐繩床忽然而去有一沙彌於一
日中臨至食時密在床下攀繩床轆羅漢不知如
常運通至龍池中從床下出龍王怪問此未離欲
何以將來以天甘露以供養羅漢以人間味而饒

沙彌沙彌滌鉢駭其香味恨師忿龍尋至池邊以
衣覆頭便化為龍遂入池內咬殺其龍奪其宮殿
妻子眷屬報龍已畢即興風雲震雷降雹拔倒寺
宇淨無所有國王知之復為立寺復被毀滅國王
大怒遂要其龍若更為害當填此池龍遂謝過謂
其師曰自今已後不敢為惡然是龍身性多瞋毒
恐後還發若見池上有黑雲生即是弟子起於惡
心當令鳴鐘念摩訶般若若惡心則息後如其言每
有雲起即念般若若鳴鐘擊磬雲則散滅

字母

論經名為初章者以梵章之中悉談字母最在初
故然五天口呼則輕重有異書之貝葉字體不殊
梵天之書千古無易不同此土篆隸隨時故此為
母

八種利益喜

一嚴飾利益喜謂珍寶瓔珞二者代步利益喜謂
象馬車乘三者代苦利益喜謂奴婢人民四者自
在利益喜謂城邑聚落五者戲樂利益喜謂園林

臺觀六者眷屬利益喜謂妻妾男女內外眷屬七者堅著利益喜謂及餘所有珍玩之具八者稱意利益喜謂頭目手足等

四風喻四魔

春曰和風喻煩惱魔順愛心故夏曰炎風喻於蘊魔多熱惱故秋曰涼風亦曰金風喻於死魔果熟收殺故冬曰寒風喻於天魔敗藏人善故

五臺

年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聳

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表我大聖五智已圓五眼已淨總五部之真秘洞五陰之真源故首戴五佛之冠頂分五方之髻運五乘之要清五濁之災矣

配五智五眼五部五髻

當中髻即中臺表之毘盧遮那佛居是佛部主法界清淨智亦佛眼也其東一髻即是東臺是阿闍佛居為金剛部主是大圓鏡智即是慧眼其南一髻即是南臺寶生如來所居是寶部主是平等性

智即是天眼其西一髻即是西臺阿彌陀如來所
居是蓮花部主即妙觀察智即是法眼其北一髻
即是北臺不空成就如來所居是羯磨部主是成
所作智即是肉眼
配五乘
中即佛乘東菩薩乘南緣覺乘西聲聞乘北人天
乘若人天乘別北即人乘
配五陰
中即識陰東為行陰南為想陰西為受陰北為色

陰不備
勝事
金其感應昭著盈於耳目及夫夏景勝事尤多歷歷
龍宮夜開千月纖纖細草朝開百華或萬聖羅空
或五雲凝岫圓光暎乎山翠瑞鳥翥於煙霄唯聞
大聖之名無復人間之慮入聖境者接武革凡心
者架肩相視互謂非凡觸目皆為佛事
萬里江三尺海
左鄰恒嶽秀出千峰右接孟津長流一帶北臨絕

塞過萬里之煙塵南擁汾陽為大國之良背迴泊
蒸日月蓄洩雲龍雖積雪夏凝而名花萬品寒風勁
烈而瑞草千般丹嶂橫開翠屏疊起排雲撥路時
逢物外之峰捫蘿履危每到非常之境白雲凝望
奪萬里之澄江杲日將昇見三尺之大海五峯一
一難具言也且巖巖崎嶇卓隱隱而巽迥巖壑
金閣竹林如畫並在日夕夫夏景都亭水多金松
德宗帝傾仰靈山御札天衣每光於五頂中夜香
藥不斷於歲時金閣岩堯於雲端猶疑聖化竹林

森聳於巖畔宛似天來故得百辟歸崇九州持供
雲委霧合而地盈山非我諸佛之祖師積萬行於
曠劫慈雲彌漫而普覆智海黯湛而色納廓法界
為疆域盡衆生為願門孰能應感若茲妙因大無
二十類攝五十四知識去寶學之普如四聖柱巖妙
一菩薩有五一文殊二觀自在三正趣四彌勒五
普賢二比丘攝五一德雲二海雲三善住四海幢
五善見三尼唯一即獅子頻申四優婆塞唯一即
明智居士五優婆夷攝五一休捨二具足三不動

四婆須蜜五賢勝六童男攝三一自在主二善知
衆藝三德生七童女攝二一慈行二有德八天唯
一即大天九天女亦一即天主光十外道亦一即
是徧行十一婆羅門攝二一勝熱二最寂靜十二
長者攝九一解脫二法寶髻三普眼四優鉢羅花
五無上勝六鞞瑟胝羅七堅固解脫八妙月九無
勝軍十三先生唯一即徧友十四醫人亦一即彌
伽十五船師婆施羅十六國王攝二一無厭足二
夫光十七仙人唯一謂毘目瞿沙十八佛母唯摩

耶夫人十九佛妃唯瞿波二十諸神攝其十一安
住地神二婆珊婆濱底夜神三普德淨光夜神四
喜目觀察夜神五普救衆生妙德夜神六寐靜音
海夜神七守護一切城增長威力夜神八開敷一
切樹花夜神九大願精進力救護一切衆生夜神
十嵐毘尼林神即圓滿光故二十類攝五十四知

識

法華會義沙門智旭述
對破阿毘
三世佛經初皆安如是對破外道阿毘二字不如
不是阿無歐有一切此外經以二字
三疑皆遣
阿難身與佛相似短佛僅三指一指衆疑釋尊重
出或他方佛來或阿難成佛今唱我聞三疑皆遣
一人具四德佛來或阿難成佛今唱我聞三疑皆遣
正法念經明三阿難阿難院此云歡喜持小乘藏

法華會義沙門智旭述

對破阿毘
三世佛經初皆安如是對破外道阿毘二字不如

不是阿無歐有一切此外經以二字

三疑皆遣

阿難身與佛相似短佛僅三指一指衆疑釋尊重

出或他方佛來或阿難成佛今唱我聞三疑皆遣

一人具四德佛來或阿難成佛今唱我聞三疑皆遣

正法念經明三阿難阿難院此云歡喜持小乘藏

阿難跋陀此云歡喜賢受持雜藏阿難婆伽此云
歡喜海持佛藏阿含經有典藏阿難持菩薩藏蓋
指一人具四德傳持四法門今言亦聞三法皆數
中道難良地難酥酥酥酥酥酥酥酥酥酥酥酥
三中者佛好中道升中天中日降中國中夜滅皆表
中道今處山中說中道也
列衆事義
列衆三初聲聞二菩薩衆三雜衆諸經多爾舊云
有事有義事者逐形迹親疎聲聞形出俗網迹近

如來證經為親故前列天人形乘服異迹非持奉
證經為疎故後列菩薩形不檢節迹無定處既不
可俗復異於僧故居中義者聲聞欣涅槃天人著
生死各有所偏菩薩不欣不著居中求宗故在兩
中間量會難會和融六法中難不增果靈著樂難求
大多勝會難於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此上言大者梵語摩訶此言大亦言多亦言勝器
量尊重為天王等大人所敬故言大升出九十五
種外道之上故言勝徧知內外經書故言多

十二種過
迦葉以十二行抖擻十二種過一者阿蘭若處雜
憤鬧過二者常行乞食離僧中食及受請過三次
大第乞食離揀擇過四者受一食法離多求過五者
節量食離貪味過六者中後不飲果蜜等漿離求
欲過七者糞掃衣離好衣過八者但三衣離增減
過九者塚間住離常樂倒計過十者樹下止離怖
畏過十一者露地坐離貪樹過十二者但坐不卧
離煩惱賊過五是住處法五是食法二是衣法

造塔法

如來十三級辟支佛五級阿羅漢四級阿那含三
級斯陀含二級須陀洹一級輪王無級級者輪相
也

慧命

須菩提此云善吉善吉獨稱慧命者善吉解空空
不慧為命也又諸慧人中佛慧第一佛於般若命轉
教慧人所命故云慧命
拙度巧度

餘經帶方便因名為拙度此經正顯圓音聞解圓
因方名巧度此云慧命二性通一若以
不生疑惑以文諸慧入中無慧常一若以
鐘以扣鳴刀以磨利金以鍊精梅以寒香但取其
益不計其非如子食乳不譏母醜如人採果不嫌
枝曲名不生疑惑
三身壽命
法身壽命無始無終報身壽命有始無終應身受
命隨緣修短示有始終

法華經合論 宋釋慧洪撰 四十卷 非所屬矣
餘天不來 言說盡然及其良宜也 有之 萬佛十由自

叙二禪來衆特不叙兜率炎摩諸天何也 曰智度
論曰欲界四王及忉利天所依止地近佛故佛生
時苦行時得道時轉法輪時常來供佛餘四天堂
殿在虛空五欲之妙染著深故不來耳兜率雖利
根自有補處說法故亦不來梵天雖遠以離欲故
愛法情深請佛轉法輪故來 摩訶薩 妙如
世間出世間樂 亦出世間樂 出世間樂 出世間樂

世有世間之樂有出世間之樂出世間之樂法樂也
四繫那羅是也世間之樂四乾闥婆是也

修羅五類蘇氣始起始亦不來梵天耶盡以報始始
十地經曰脩羅有五類一極弱者住人間山林西
方山大深窟有非天之宮二妙高山北大海之下
二萬一千由旬有羅睺之宮三又二萬一千由旬
有勇健之宮四又下二萬一千由旬有華鬘之宮
華鬘此言綺畫以文其身五又下二萬一千由旬
有毗摩質多羅之宮凡八萬四千深於須彌矣

同時互叅
三文殊師利歡喜藏摩尼寶積佛過去之佛也彌勒
菩薩次補釋迦牟尼佛未來之佛也文殊釋迦彌
勒會於耆闍崛山釋迦之放光現瑞彌勒之請問
決疑文殊之稱性而說過去未來現在同時互叅
之象
隨物具足

春在萬物大如山川細如毫忽繁如草木妙如葩
葉纖穠橫斜深淺背向雖不一而其明秀豔麗之

色隨物具足無有間限一切衆生本來成佛之妙見於日用亦復如是
磨穿硯

智永號書字工有來學者依止二十年而去永知業未精而不告之但付一篋曰到家當發其人中路疑而發之則磨穿之硯數枚其人乃悟其學之未至也
三陽
冬至之月為一陽十二月為二陽正月為三陽

六根解脫

無盡居士張商英論曰觀世音以聞思修入佛法不聞曰而曰觀所謂耳如眼眼如鼻鼻如舌一根返源而六根解脫矣

楞嚴圓通疏 明 天台 沙門 傳 燈
引用諸師疏解

唐興福法師惟慈疏 蜀資中法師弘洸疏 宋真際
法師崇節刪補疏 樵李法師洪敏證真鈔 長水子
璿法師義疏 註經 泐潭曉月禪師標指要義 孤山
智圓法師疏 吳興法師仁岳集解 溫陵戒環法師
要解 元師子林天如禪師惟則會解
心不均平
經云阿難已知如來世尊訶須菩提及大迦葉為

阿羅漢心不均平欽仰如來開闡無遮度諸疑謗
溫陵曰此叙平等行慈之意也須菩提捨貧從富
大迦葉捨富從貧一謂富者易施一為貧者植因
如來訶之欲其心無遮限而息不均之疑謗也
孩孺膚腠潤澤孤山曰孩纔成體也孺
需人以養者皮表曰膚文理曰腠
一漚全潮
經云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

心中物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體
目為全潮窮盡瀛渤溫陵曰妙明真心範圍天地
包含萬象乃認之於叢爾身中何異棄彼無邊刹
海認一浮漚以為全潮之體溟渤之量哉補註曰
全潮者徧海而涌也背真逐妄如棄海認漚執妄
出為真如認漚為海
迷中倍人
經云汝等即是迷中倍人補註曰既棄海認漚早
是迷矣復認漚為海又一迷也是謂迷中倍人

洞視分寸
經云衆生洞視不過分寸長水曰不過分寸者隔
紙膜不見外物隔皮膚不見五臟也
出指非指
經云汝今觀見與塵種種發明名為妄想不能於
中出是非是由是真精妙覺明性故能令汝出指
非指溫陵曰觀見塵而發明終沉妄想不出是非
由真精而發明可出是非得無分別出指非指言
是非雙泯也吳興曰物為所指見非可指真性俱

離故云出指非指
與說相類

經云譬如有人談說酢梅口中水出思踏懸崖足
心酸澀想陰當知亦復如是如是酢說不後梅生
非從口入若梅生者梅合自談何待人說若從口
入自合口聞何須待耳若獨耳聞此水何不耳中
兩出想踏懸崖與說相類真際曰與說相類者應
云如是思踏非懸崖來非足心入若從崖來崖合
自想何待人思若從足入足合自思何待心想若

獨心思何故及心覺有酸澀合自思何故及
擊空餉遠出湖北蠻地本非天公心善遊豈來豈合
經云譬如有人取頻伽餅塞其兩孔滿中擊空千
里遠行用餉他國識陰當知亦復如是禰李曰頻
伽好聲鳥也餅形象之孤山曰瓶喻妄業空喻妄
識業牽識走如餅擊空行捨身受身喻以遠行現
陰如此國中走陰生陰悉如他國世世觀變豈足
陽燧出賦而發明可出是地得無分別出指非指言
經云手執陽燧日前求火崔豹古今註云以銅為

之如鏡之狀照物則影倒向日則火出淮南子云
陽燧火方諸也論衡曰於五月丙午日午時銷鍊
五石圓如鏡中央窪

方諸
經云于白月晝手執方諸承月中水溫陵曰月望
前曰白亭午曰晝方諸取水之珠也即陰燧也孤
山曰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高誘註曰
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拭令執以向月則水生也許
慎注曰方石也諸珠也

十虛

經云圓滿十虛寧有方所十虛謂十方虛空也

舜若多爍迦羅

經云舜若多性可銷止爍迦羅心無動轉溫陵曰

舜若多此云空爍迦羅云堅固謂空心無體尚可

銷止我心堅固終無動靜

粟散王

經云若諸衆生樂為人王我於彼前現人王身而
為說法令其成就溫陵曰自金輪至粟散皆人王

也粟散即邦國小王散於天下如粟之多

轉蛻飛行

經云由因世界變易輪迴假顛倒故和合觸成八

萬四千新故亂想如是故有化相羯南流轉國土

轉蛻飛行其類充塞蛻脫故趣新也如虫為蝶則

轉行為飛如雀為蛤則蛻飛為潛凡以不同形而

相禪皆轉蛻也羯南云硬肉蛻即成體無軟相也

土木金石

經云由因世界愚鈍輪迴癡顛倒故和合頑成八

萬四千枯槁亂想如是故有無想羯南流轉國土
精神化為土木金石其類充塞資中曰外道計無
情有命金石堅牢或習定灰凝思專枯槁心隨境
變遇物成形如華表生精黃頭化石之類是也温
陵曰不了諦理固守愚癡癡鈍之極則頑冥無知
而精神化為土木金石也
食類服類
經云受氣之鬼氣銷則報盡生於世間多為食類
綿幽之鬼幽銷報盡生於世間多為服類温陵曰

元饋之畜曰食類也服者綿著于人即蚕虫牛馬
類也

應類循類

經云和精之鬼和銷報盡生於世間多為應類依
人之鬼人止報盡生於世間多為循類温陵曰應
者能應節序即社燕塞鴻蟋蟀類也循者循服于
人即猫犬雞豚類也

十類

經云彼臬倫者酬足復形生人道中叅合頑類彼

咎徵者酬足復形生人道中叅合異類彼狐倫者
十酬足復形生人道中叅於庸類彼毒倫者酬足復
形生人道中叅合狠類彼蛔倫者酬足復形生人
道中叅合微類彼食倫者酬足復形生人道中叅
合柔類彼服倫者酬足復形生人道中叅合勞類
彼應倫者酬足復形生人道中叅合文類彼休徵
者酬足復形生人道中叅合明類彼諸循類酬足
復形生人道中叅於達類天如補注曰臬以附塊
相食故餘習頑器不義咎徵本於妖媯故餘習復

為妖異狐以宿因貪惑乃遇畜成魅魅盡為狐故
今為人則庸鄙無識毒倫為狠亦其習之餘也蛔
以衰氣附物故衰氣不齒食倫出於餓噉故柔怯
不勇服倫出於綿著故勞役不息應倫出於精明
文物不陋休徵出於靈知故聰明不昏循倫宿涉
世事故曉達不昧後三皆便巧雜伎世智辯聰者
非賢達文明之事也

十種仙
溫陵曰以藥餌駐一期之壽而不能輕舉者地行

仙也行去聲功行也餐黃精松柏之類久而身輕
者飛行仙也煉金石還丹之類化骨易形撮土點
石以遊戲人間者遊行仙也乘陰陽運止以調氣
固精遺形涉空者空行仙也鼓天池燕津液冰雪
掉約不交世欲與天無異者天行仙也吞吸精色
服虹飲霧粹氣潛通者通行仙也能以術法述道
自然者道行仙也澄凝精思久能照應者照行仙
也或存想頂門而出神繫心臍輪而煉丹皆思憶
圓成也內以坎男離女匹配夫妻外即采陰助陽

攝衛精氣者精行仙也存想化理心隨邪悟能大
變化其行絕世者絕行仙也

破滅七趣謂止及觀脩圓教妙明之心發真歸元
證上乘至極之說然後知色空無異同歸實際生
佛靡殊不雜方寸宋丞相王隨長水疏義序
諸佛心印善哉此是所由至聖也言關大要
首楞嚴經者菩薩行門諸佛心印開有為即塵沙
妙用歸無相即法界真源不有不空絕名相於言
第之外現因示果分塔位于神化之中境不礙心
惑不礙智七大之性大無所待八還之法還無所
從所以了真如心息虛妄本起方便慧宣秘密言

萬法以之圓融諸佛以之自在入不二之二諦悟
不空之三空偉矣真宗不可思議聿有高士著述
疏章煥決秘詮簡談佛旨恭惟中丞入佛知見解
法因緣為護法城作不請友高製序引恢闡教乘
永代作程長冥示矩惟淨風承道願泰觀竒文淺
學緇流叨窺章句身心遠悅種智增明頂奉依歸
不任抃躍釋惟淨荅謝王丞相啟

生靈耳目

昔玉鬘既灰世眼將滅有大智慧集修多羅以一

切衆生迷失真心分為四纏疊為五濁妄想於煩惱塵勞之境汨沒於生死苦海之中能仁愍之此大佛頂首楞嚴所由作也開示第一義諦以斥因緣自然舉二源以證真妄設三觀以融法界標四輪以明所起觀五陰以辯衆魔破六入以指根塵論七大以訶妄計列八還以別色相釋九位以成勝果談十種禪那以息邪靜慮至於綰結花中開合寶手飛光晃昱照徹真精則是經也作億劫之津梁實生靈之耳目

宋朝散大夫章衡長水大師塔亭記

藻火圓教

原夫真心常住本體無生三界緣興始由於妄念一精體變遂汨於前塵色相外冥心目隨轉涅槃迷而生死作菩提昧而煩惱興流為衆生溺於濁劫如未哀其然也為說斯經近取諸身誘致於性除攀緣之妄七處而推其心破封執之迷八還以研其蹟以至飛光左右寶手開合顯真性不動之妙展觀智無涯之照洞諸根之幻妄識自心之廣大則是經也以三摩提為根力以六入為藏性真

如常徧妙用在無法而弗圓無入而非道所謂
證金剛三昧超妙嚴之一門者不其然乎吳興大
士仁岳辯才無礙多聞第一道力全於正定智性
了於真空棲神斯文入佛正解多歷年所廣集言
詮莫不文義璀璨華梵宣明亦猶室中千燈多光
乎入堂下六樂正聲相通鼓吹大經藻火圓教神
僧大士精文密旨續佛慧命為世導師津梁未來
藥石病者法施功德豈有涯哉後之濟彼岸入法
界者當以此解為舟楫為門戶云

宋翰林學士胡宿吳興集解序

藏教音聞卷六十五目錄

楞嚴疏解蒙鈔

月滿一乘

玉轉珠回

桃月縛風

騎聲蓋色

與其典也寧俗

心眼如月

懷迪證譯

蘇長蘊坐車

然即海師

一經指趣

額珠衣寶

勸持

熟讀白文

勝妙獨出

雜記二條

聞聲皆中

以文章譯經

拜經石

成就義

餐鐵嚼釘

心力猛利

魔外敬畏

仗佛為究竟

待何時奇

禪髓佛心

六湛堂

從陛下問處起

失物忽尋得

更須吐却

舒王女

許子由解老子

想明斯聰

佛不知此說

禪者強生事

善言風

莊列通佛法

佛法靈驗

陳白沙

楞嚴與中庸合

最上機最勝義

隱寶顯權

金木水火土緣起

藏山臨川

奢摩他頌

倒用魔王印

見性非眼

無為真佛

七處徵心偈

轉物菴銘

彼我皆異人

梅花尼偈

禪林寶訓

滿牀撒珍珠

癡禪

鷓鴣雙鸚鵡馭

釣話罵陣

此係身王即

此非身王即

此係身王即

此非身王即

此係身王即

此非身王即

此係身王即

此非身王即

此係身王即

此非身王即

藏教音聞卷六十五

楞嚴疏解蒙鈔

月滿一乘

以下佛頂序錄

清淨海眼照映千門妙蓮花王開敷萬行銷慶喜

之愛習獲本妙心蕩滿慈之疑情入如來藏星羅

衆義月滿一乘乃大覺能仁最後垂範也

宋釋智彬楞嚴

義海後序

一經指趣

漚生大海雲點大清鼓識浪而渺彌滓清塵而紆

鬱由是正徧知者利見五天洞開實際之門廣示
真修之路使識真者造忘言之極懷寶者免窮巧
之勤前聖後聖莫不由斯悟入矣首楞嚴經者開
如來藏之要樞指妙明心之徑路了根塵之妙訣
照情妄之玄猷所謂入一乘之坦途闢異見之宏
略始自阿難循乞遭幻術所加文殊承言宣神呪
以護殷勤請最初方便大慈示本覺元常唯一直
心無委曲相以斯內外七處破妄心而顯真心明
暗八還破妄見而顯真見空五陰之處界廓七大

之性圓各各知心徧十方如觀掌果一一悟性湛
王巨海不認浮漚獲本妙心不從他得加以滿慈疑
山河大地無狀忽生慶喜請華屋天王必由門入
那知醫目妄起狂花分彼湛圓成茲混濁體六一
之無二究結解以同源解雖密圓行由人顯遂乃
救諸無學各說圓通無非真實法門咸是本來因
地文殊大智擇法眼以無差觀音大悲被娑婆之
根器微塵諸佛同契真常解行證成於焉罄矣厥
後開物成務請益陳疑禁戒防非垂四種明誨清

淨修證列十地階差放光宣神呪之功顛倒成類
生之異精研七趣廣示亦交重回紫磨金山為說
禪那現境五種妄想為其本一切魔事因之興乘
悟併銷由次第盡真無上寶印誠微妙蓮華窮徹
果因備殫理事祛十惡之重障喻七寶以難齊開
示未來菩提可到一經指趣略舉於斯審音尊者
洪覺範尊

頂法論
自序

玉轉珠回

首楞嚴經之垂世也指如來之藏性與衆生之本

源了無差別但能窮盡妄心自然發露真見慶喜
自無迷悟中而立問善逝於無言說中而對訓玉
轉珠回聖言彌布其旨洞達若大明麗天而昧者
不識故寂音之論作豈得已哉宋沙門正受楞嚴
合論序

額珠衣寶

溫陵禪師楞嚴要解鈎深索隱續斷截繁錯節盤
根恢恢遊刃言約義豐詞暢理詣披文見經如指
諸掌嗚呼誰無是佛誰無是經闢沒額珠醉迷衣
寶苟能依要解以明經洞真經而見性則妙湛總

持王首楞嚴萬行不從人得也

宋比上行儀溫陵

挑月縛風

玄樞密運亘刹土而無法不周靈鑑高懸統沙界
而有形莫隱有形莫隱之謂見無法不周之謂心
曾無外見之心寧有離心之見類純金之鑄像猶
湛水之興波舍像無以見其金金全是像撥波何
以求其水即水生波名雖異而似差體常一而無
別是以世尊據玄樞之正體設問多端阿難昧靈
鑑之真光指歸七處徵七處於二千年外阿難獨

未曾迷拈一花於百萬衆前迦葉何嘗解悟裂開
一味平等之體演出萬般差別之名教海斯彭兔
角杖挑潭底月禪關斯啟龜毛繩縛樹頭風走殺
天下叅禪人惑倒世間求佛者蓋為當時鹵莽虛
延幻影浮光今日思惟觸著銀山鐵壁容有以徵
辨之疑見諳余故引問答之義相疇不過借彼杖
繩謾爾控倪風月英靈上士獲真心於形名未兆
之先後邁衲僧具妙見於言象不該之表詎肯按
圖索馬指迹云牛掃空生佛之狂言蕩盡妄真之

魔說爾如加誚我何敢辭

中峯和尚引語

尚徵心辨見或

勸持

首楞嚴王具足萬行總持三昧熏修奢摩他路開
示衆生妙在一門超出由慶喜恨多聞而未全道
力故迦文因妄見而直指人心七處之微寶鏡磨
塵而本明自現八還之辯金錒刮膜而幻影隨銷
斥攀緣則心不是心示真覺則見猶雜見既顯真
而破妄仍即妄以談真窮陰入處界而列為四科
因緣自然二俱排擯會地水火風而通名七大真

俗中道三諦圓融本如來藏而舍吐十虛隨衆生
心而蕪揮諸相乃至一多相印小大乎容現實剎
於毛端轉法輪於塵裏得無罣礙者倒想銷於億
劫不隨分別者狂心歇即菩提圓頓機已解密因
中下器須陳妙行於是開遠客還家之路指天王
賜屋之門詰諸聖之本因依證悟說最初方便順
此方之教體選音聞為第一圓通次為攝心乃重
施戒依先世尊舉揚清淨明誨現化身佛宣演祕
密伽陀三學圓具所證非偏諸妄銷止不真何待

況復精研七趣隨業受生痛喻六交因習招報示
五十重禪那之境深防愛見魔邪具八萬種解脫
之機對治塵勞煩惱保持覆護囑勸弘宣在始在
終無非修證了義或破或立不離常住真心琴瑟
笙篴既逢妙指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令諸聞提隳
彌戾車從三摩地得無生忍或自分真而安立聖
位或後乎用而起至後心坐大道場登無上覺一
切事究竟堅固廣開菩薩多方便門十方界任運
縱橫同入如來妙莊嚴海其教至矣厥功懋哉元沙

門惟則勸持序

騎聲蓋色

覺性妙明亘古今而不變本覺明妙在迷悟而皆
如假喻虛空而不空發揮羣相而非相超乎聞見
異彼因緣交光相羅彌滿清淨十方諸佛同宣了
義之玄音一切衆生成具圓通之正體只為客塵
擾擾豈知日用昭昭耳目所拘孰解騎聲蓋色根
塵未脫安能息慮忘緣墮情想之樊籠感昇沈之
業報譬如瞽目暈此明燈宛若漚花發於巨海外

列山河世界中分鬼畜人天本因織妄而成莫匪
瞪勞而現四三宛轉十二輪環生死死生有無無
有真下斷除愛欲還他調御丈夫自今疾至菩提
教我多聞弟子超越五蘊區宇廓清十種禪那如
能宣此呪心乃可制諸外道利人利己世出世間
證不動尊成無上覺元釋梵琦

熟讀白文

達觀可禪師往往拈楞嚴妙旨示人明白直截一
掃支離余問師後何處得來師笑不言又問求通

楞嚴當作何方便師曰勿觀諸家之說但將十卷
經文熟讀自有入處語云誦之萬遍其義自見况
文字般若皆從世尊大悲心中流出我等衆生過
去世時或聞此經題及一字一句妙義種子藏八
識田中機感合熏自力佛力俱不可思議信無有
逾於熟讀者善男子等信受是經當生難遭想生
尊重想千徧萬徧以熟為期以悟為則庶幾上不
負佛恩而下不孤達觀師方便開示之意余蓋有
深望焉明翰林院編修馮夢禎楞嚴經白文序

與其典也寧俗

以下佛頂枝錄

釋氏稽古略云神龍元年天竺般刺密帝於廣州
制止道場居止於灌頂部中誦出一品名首楞嚴
經彌伽爍佉譯成一部十卷宰相房融筆受融時
貶於高州因得以寫于譯所沙門懷迪證譯傳經
事畢朝廷責以私譯密帝遂泛舶携梵夾以歸○
贊寧論譯經云陳壽國志述臨見國云浮屠所載
與中國老子經而相出入是知若用外書須括此
謗童壽譯法華可謂折中有天然西域之語趣矣

今觀房融潤文於楞嚴僧肇徵引而造論當此謂
焉然則糝書不如無書與其典也寧俗儻深溺俗
厥過不輕折中適時自存法語斯為得譯經之旨
矣

勝妙獨出

蘓子瞻書大鑿禪師碑後云釋迦以文教其譯於
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
至楞嚴則委曲詳盡勝妙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
也。蒙謂聲論宣明娑婆教體大化東流彌文日

盛房公雄文潤色冥契佛旨正欲不雜文字攝化
此方妙義流傳機緣熏習慧業者得意於筌弔小
根者染神於點墨寧公謂其多用外書濫招儒雅
斯則住相之談非被機之論也昔者謝康樂以曇
無讖所翻大涅槃經語小小朴實不甚流靡品數
疎簡初學者難以厝懷乃與沙門二慧共為潤色
義理昭暢質文相宣歷代寶之盛行於天下如寧
公之云則涅槃之改治寧不犯糝書之謂與當以
子瞻之言為正

心眼如月

今按房公潤文之妙就世間文字約畧言之有章
法鋪舒之妙始自七徵八還後及七趣五魔一經
首尾禡疊鉤鎖如一章一段是也有文法映照之
妙如琉璃舉喻一經四見增進之二曰譬如琉璃
內縣明月住位之二曰如淨琉璃內現精金識陰
盡處曰如吠琉璃內外明徹圓明精心曰如淨琉
璃內含寶月法喻層累次第歷然又如旅亭主客
初喻客塵次明法性月輪標指初標一月二月次

非標體非影責認迷中則云浮漚大海自知開悟
則云巨海浮漚是也有句法攢簇之妙如云迷中
倍人如云日劫相倍累言未該束歸四字如云出
指非指如云於橫陳時冶鑄外書銷歸佛語是也
有字法點綴之妙如標海潮音則結以全潮瀛渤
標無上法王則躡以文殊師利法王子七大文中
點七不知自全至元淺深歷別四大文中點六受
用自粘之奔根塵映望諸餘瑣言隻字無不玲瓏
漏穿是也十軸之文橫豎開闔正如彌勒樓閣彈

指開現四科七大因緣自然重重立量節節推簡
用以楷定四性破除四見能使欲言詞喪欲慮知
窮東坡稱其勝妙可謂心眼如月寧公嗤其糶文
尚自捫燭為日耳

雜記二條

楞嚴通議云此經五天寶重禁不出境般刺三藏
欲流東震屢竊被獲以微妙細糲書之破臂藏於
膊內潛達廣州。圓通疏云密帝割膊藏經漬血
堅紙房相夫人以水漬之方得開展或云融女以

水乳和而浸之
懷迪證譯
沙門釋懷迪循州人也住本州羅浮山南樓寺其
山乃仙聖遊居之地迪久習經論多所該博九流
七略靡亦討尋但以居近海隅數有梵僧遊止迪
就學書語復皆通悉往者三藏菩提流志釋寶積
經遠名迪來以充證義所為事畢還歸故鄉後因
遊廣府遇一梵僧賣梵經一夾請共譯之勒成十
卷即大佛頂萬行首楞嚴經是也迪筆受經旨兼

緝綴文理其梵僧傳經事畢莫知所之有因南使

流經至今

雲棲宏公曰古本筆授後有羅浮沙門懷迪證譯一行今本失去宜從古增入

聞聲皆中

佛言譬如學射先射大準次射小準次射的次射
錢次射枚次射毛次射毛百分之吳如是射成聞

聲皆中

以文章譯經

釋僧文瑩清話曰楞嚴本在西域智者大師遺記云
此經入漢吾不得見之矣當有宰官身菩薩以文

章翻譯此經不疑良之矣當有率官良善勤心大
拜經石堂散語曰對眾本在西廡皆讀大經蓋云
洪覺範尊頂論曰天台智者釋法華經不悉六根
功德之義停筆思之有梵僧謂曰唯首楞嚴著明
此義可以證成不必釋也智者於是日夕西拜求
見此經天台志云智者大師拜經石在天台山
華頂峯上是大師於此一十八年遙望西竺拜首
楞嚴經處
成就義

釋崇惠於昌化千頃最峯頂結茅為庵專誦佛頂
心咒數稔有神白惠曰師持佛頂少結莎訶令密語
不圓莎訶者成就義也

餐鐵嚼釘

大歷三年戊申歲九月二十三日太清寺道士史
華上奏請與釋宗當代名流角佛力道法勝負遂
於東明觀壇前架刀成梯史華登躡如常磴道緇
伍互相推排無敢躡者惠謁開府魚朝恩魚奏請
於章信寺庭樹梯橫架鋒刃若霜雪然增高百尺

東明之梯極為低下朝廷公貴市肆居民駢足靡
肩而觀此舉惠徒跣登級下層有如坦路復蹈烈
火手探油湯仍餐鐵葉號為飢飢或嚼釘線聲猶
脆飴史華怯懼慚惶掩袂而退時眾彈指數嗟聲
若雷響帝遣中官鞏庭玉宣慰賜紫方袍一副詔
授鴻臚卿號曰護國三藏勅移安國寺居之世謂
為中子山降魔禪師

心力猛利
慈山大師云昔於五臺遇梵師專持此呪其聲猛

厲如訶遣之狀問之曰此鬼神之名今呼遣付囑
非心力猛利不能成就此正取不思議力也

魔外敬畏

陳時蜀中一士登科者因赴調投宿失道至暮不
遇店一僕一馬悽愴窘怯忽見一野次燈燭甚盛
羅列几案五六客據坐酒肉盈前士就揖之皆相
顧有喜色曰我曹相聚得官人肯臨大幸遂邀往
同飲請居東向士辭不敢往復良久竟處主席且
使著公服拜神酌數盃一髯者起白曰敢問吾官

所能士曰本書生竊科第只解作詩賦他無所長
固問之曰實然髯怒發語抵突意若不善士佯起
如廁跨馬疾馳彼亦不追逐行三四十里且五更
得孤寺扣門僧出問故即推之出曰切勿相累士
垂泪乞救僧云君於釋道二典中有所習否曰麤
記白傘蓋真言僧曰足矣但堅坐金剛背後僕馬
莫相遠若見異境但誦此文士如其戒俄傾刀劍
鏗然飛集無數士閉目默誦真言又聞兵器戛擊
甲騎縱橫而俱不能相向迨天明愈劇逼暮方止

士飢渴憂危始見僧來招入寺謂曰此輩皆習南
法害人極多每一歲必擇日祭神而餒其胙然後
較藝或新得一法彼此傳授渠見君來以為同業
故相待如此既不如所欲故謀加禍昨日吾不敢
納君畏其遷怒也今不得有所施彼行且自促釁
咎留至明日登途沿路戈甲斧劍以千萬計悉剪
紙所為者白傘蓋者二千一百三十字在諸呪中
最為難讀頗與孔雀明王經相似僧徒亦罕有能
誦習者故魔外道敬畏之云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十按陳時陳字

應有誤當
是唐字

仗佛為究竟

直人張平叔在丹丘之廬遇頂冰貧士出龍馬所
負之數遂領厥旨功成著悟真篇且曰吾形雖固
而未究本覺之性遂探內典到楞嚴有省作禪宗
歌頌叙中引楞嚴十種仙壽千萬歲不修正覺報
盡還來散入諸趣之語又曰為此道者當心體太
虛內外如一若立一塵即成滲漏此不可言傳之
妙曉得圓覺金剛則金丹之義自明何分老釋異

同哉則知平叔乃求出離生死之法必歸仗於佛
為究竟耳

待何時奇

金壇王肯堂曰余為庶吉士時館師韓敬堂先生
嘗言趙文肅公貞吉為教習時一日至館謂諸吉
士曰昨晤張太岳居正訊吾何以課諸君吾應之
曰方今讀楞嚴經太岳搖首曰也太奇然吾思之
諸君少者逾三十歲長者逾四十矣人壽幾何不
以此時奇更待何時耶

出王字泰鬱
岡齋筆塵

禪髓佛心

禪月大師貫休酬韋莊見寄詩云秦客奕棋拋已

久楞嚴禪髓更無過晁文云元貫休之詩以楞嚴

佛心凡此類
例子並稱美

六湛堂

天童覺禪師歲莫過衡寺丞進可之廬有堂曰六

湛蓋取楞嚴六處休復同一湛然之義覺作偈云

風瀾未作見靈源六處亡歸體湛存諸法性空方

得座一禪指頃頓開門寒梅籬落春能早野雪禰

窻夜不昏萬象森羅心印印諸塵起豁妙無痕紗

喜老人繼至和云非湛非搖此法源當機莫歇假

名存直須過量英靈漢方入無邊廣大門萬境交

羅元不二六牕晝夜未曾昏翻思龐老事無別擲

劍揮空豈有痕

從陛下問處起

靈隱瞎堂遠禪師孝宗皇帝問云前日睡夢中忽

聞鐘聲遂覺未知夢與覺是如何師云陛下問夢

中底覺來底若問覺來底如今正是寐語若問夢

中底夢覺無殊教誰分別夢即是幻知幻即離離
幻即覺覺心不動所以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帝
曰覺幻既非且鐘聲向甚處起師云從陛下問處
起帝大悅

失物忽尋得

杜祁公張文定公皆致政居睢陽里巷相往來有
朱承事者以醫藥遊二老之間祁公勁正未嘗雜
學每笑安道佞佛對客嘲之文定但笑而已朱乘
間語文定杜公天下偉人惜未知此事公有力盍

勸發之文公曰君與此老緣熟勝我我止能助之
耳朱讐應而去日一祁公呼朱切脉甚急朱謂使
者汝先往白相公但云看首楞嚴未了使者如所
告祁公默然久之乃至隱几揖令坐徐曰老夫以
君疏通解事不意近亦例闡茸如所謂楞嚴者何
等語乃爾耽著聖人微言無出孔孟捨此而取彼
是大惑也朱曰相公未讀此經何以知不及孔孟
以某觀之似過之也袖中出其首卷曰相公試閱
之祁公熟視朱不得已乃取默看不覺終軸忽起

大驚曰世間何從有此書耶遣使盡取來編讀之
捉朱手曰君真我知識安道知之久而不以告我
何哉即命駕見文定文定曰譬如人失物忽已尋
得但當喜其得之而已不可追悔得之早晚也
更須吐却

朱炎節推問義江禪師未審此身死後此心何往
師云此身未死此心何往朱契旨述偈云四大不
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
在尋常語默中師云更須吐却

舒王女

舒王女吳安持之妻蓬縣縣君工詩有詩寄舒王
曰西風不入小窻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
千里恨依前和泪看黃花舒王以楞嚴新釋付之
和其詩曰青燈一點映窗紗好讀楞嚴莫憶家能
了諸緣如幻夢世間唯有妙蓮花

子由解老子

子由解老子視之不見章云視之而見者色也所
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

者不可聞也。搏之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有智者莫能詰也。要必混而歸於一。而後可涵。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及其與物構。然後分裂。四出為視為聽。為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為一。則日遠矣。若推而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狀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子由從楞嚴反流全一有悟故其解老如此。子瞻歎之謂不意老年見此奇持也。

想明斯聰

晁文元公云。楞嚴云。想明斯聰。想幽斯鈍。予年近八旬。身聰心爽。清宵靜臥。或聞前後左右。見孫列字言音所及。辨其誰何。有效。白體詩云。介居僧尚。雜警聽鶴。猶聾想明斯聰。予得萬一佛不如此說。

朱子語類云。楞嚴經是房融說得如此。巧佛當初也不如此說。如四十二章經最初傳來中國的文字。其說卻自平實。又云。楞嚴前面。况是他經後會說道理。是附會。又云。佛書中六根六塵四大十二

緣生之類皆極精巧佛說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其
後點者出却言實際地不染一塵萬行門中不
捨一法○沈士榮曰楞嚴經豈房融所能巧說四
十二章乃佛法初未未宜深旨譯者姑從平淺之
文如法華舊譯有瞪目視世尊之句後什云瞻仰
尊顏目不暫捨比舊文藻多矣房融筆授楞嚴不
過潤釋其文安敢巧說佛意哉東溟管氏曰楞嚴
後分說到五十五位直菩提路十二類生二十五
有升沉變態五種陰魔五蘊邊際以及識蘊盡處

此是何等道理而可謂之附會哉使房融能自撰
楞嚴便是孔子之後一人何必更求佛於西竺晦
翁謂楞嚴經是房融說得如此巧此中年未定之
見也若晦翁晚年作開善道謙禪師祭文痛悔闕
佛悟到金剛經滅度無餘之旨其見則已超過伊
川矣

禪者強生事

逃虛子曰程明道語韓持國如說妄說幻是不好
底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箇不好底性

著佛未嘗有此說首楞嚴云因妄有生因生有滅
生滅名妄滅妄名真圓覺云諸幻盡滅覺心不動
依幻說覺亦名為幻佛說幻妄如是而已明道既
言道即是性性豈有好不好耶此說妙真如性本
然清淨豈有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
如是若然性豈有汚壞修治者哉明道言禪學者
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
干你何事楞嚴經中佛告富樓那一章乃至引金
木為喻極是明白言人既證寂滅更不再起生滅

之相若會得孟子萬物皆備於我決不說禪者強
生事也

善言風

寓山沈作喆曰列禦寇御風而行泠然善也蓋深
悟性空真風之理諸器世間皆為風力所轉我反
乘之周流無礙孰知風之為我我之為空耶莊子
尤善言風其言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
籟而未聞天籟乃至於吹萬不同咸其自取其言
風之變略備矣二子皆不為風力所轉者觀風之

動而入於神可謂妙矣然未若首楞嚴之奧也佛
之言曰風性無體動靜不常乃至如來藏中性風
真空性空真風清淨本然周徧法界等又瑠璃光
一章觀此世界及衆生身皆是妄緣風力所轉乃
至我以觀察風力無依等嗚呼天下之至理惟聖
人能言之而心悟至道有大辯才者亦能言之然
相去遠矣列禦寇在周之視瞿曇也夸雄曼衍則
可觀矣孰若句句皆入妙理而極於聖處者乎若
宋玉之賦則為文章諷諭而已

韓退之作陸渾山
火詩極於詭怪讀

之便如行火所熾攬收衝噴其色絳天阿房欲反
而回祿煽之然不見造化之理未可與語性空真
妙也

莊列通佛法

欲界第五化樂天壽八千歲人間八百歲為此天
一晝夜然則彭祖八百不過此天一晝夜耳莊子
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而彭祖乃今以
久特聞不亦悲乎孰謂莊列之書不通佛法哉

佛法靈驗

沈明遠曰玄沙示衆云諸方盡道接物利生忽遇

三種病人來如何接得患盲者拈椎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聞患瘧者伊說又說不得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予觀楞嚴會中阿那律院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殑伽神女非鼻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如來光中映令暫現既為風質其體元無諸滅定盡得寂聲聞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佛法可謂靈驗也哉

陳句沙

陳句沙有午睡起絕句詩云道人本自畏炎炎一榻香風畫卷簾無柰華胥留不得起憑香几讀楞嚴蜀人安磐云公甫自是禪學如此詩云又云天涯放逐渾閒事消得金剛一卷經又云是身如虛空樂矣生滅滅是也予謂公甫禪學真是滿盤托出何曾如昔人所謂改頭換面者耶

楞嚴與中庸合

劉文卿曰羅近溪先生謂楞嚴與中庸相合余久而漸悟莊氏知無無矣未知常住之性也如如不

動豈非不已哉七微八還四科七大和合二相四大狂頭二十四圓通微細不漏乃人間日用之理彷彿明則誠之旨無聲無臭之說也

最上機最勝義

陸莊簡公先祖講楞嚴集緣疏云覺皇出世廣設化門隨大小利鈍之根設半滿頓漸之教求其密因顯示最上機中之最上機妙諦全提開勝義中之最勝義俾轉凡成聖在彈指間離妄契真如伸臂頃莫尚於首楞嚴經矣何者蠢爾兆庶生茲五

濁常遭慾障多值退緣故如來因阿難院為緣起特說了義之經文殊讚觀世音為圓通直指聞修之路微心辨見總是即迷而破迷斷惑祛魔無非以幻而除幻蓋彌高而彌深亦至易而至簡非一切修多羅所能及也

隱實顯權

以下佛頂通錄

東溟管氏曰四大即先天之五行五行即後天之四大儒家從陽變陰合說五行故以二五之真合無極之真而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

無極其實五行皆自覺迷起也不迷則何以分一
真而為五又有游氣紛擾之說紛擾非妄想而何
釋家從無始妄想說四大故以不生滅之真如含
生滅之無明而曰由津潤妄想起水大等其實四
大俱自一真來也不真則何以同覺皇而稱大又
有大性不壞之說不壞非真常而何畢竟儒家五
行說到至精至密是天地定位後事釋家說四大
推到生天生地之初謂世界依空而立空輪之上
為風輪等又推其所以然之故而曰覺明空昧相

待成搖乃至交妄叢生遞相為種此則世界最初
緣起之由也儒家聖人何以不推及此則以身在
網常中但當從陰陽五行中調劑宣變不應外陰
陽五行以求無極所謂隱實顯權也佛氏則權實
雙顯矣故儒家多從一歲氣機上說動靜而釋家
則從大劫成住壞空上說動靜此非凡智所能及
也

金木水火土緣起

大慧語錄云有蔡州道士話問忽問佛具正編知

世界上事一一說盡何故不說金木水火土之緣
起山僧是時自家漆相未破未暇理會逮至夷門
打簇此事了因讀楞嚴經佛言富樓那如汝所言
清淨本然乃至以是因緣世界相續說金木水火
土可殺分曉看教乘文字也要大法明後自然不
費力自家參得禪了便見得富樓那執相難性又
見如來就性上說地水火風一一清淨本然周徧
法界胸中了無疑滯心地未明底不免疑道世界
從甚麼處起將來向甚麼處滅為復先有世界為

先有人若復先有世界古德不應云三界唯心所
現萬法唯識所變若道先有人既未有世界人却
在何處安頓者此子不妨被他窒礙大法一明自
然分曉所謂變大地作黃金挽長河為酥酪不是
差事

藏山臨川

以下佛頂宗錄

肇公物不遷論曰昔物自在昔不從今以至昔今
物自在今不從昔以至今故仲尼曰回也見新交
臂如故如此則物不相往來明矣既無往返之微

朕又何物而可動乎然則莊生之所以藏山仲尼
之所以臨川斯皆感往者之難留豈曰排今而可
往人則謂少壯同體百齡一質徒知年往不覺形
隨是以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隣人見之曰昔人尚
存乎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隣人皆愕然非
其言也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覺其斯之
謂與。宗鏡釋曰意明物物常自新念念不能到
交臂之頃已失前人豈容至老而後變耶又前念
已故後念恒新終日相見恒是新入故云如新如

此新人見之只如交臂之頃早是後念新人非前
念時也故云非故耳若前念已故後念已新新不
至故故不待新前後不相至故不遷也又雖兩人
初相見只如舉手交臂之頃早已往矣此取速疾
也故云昔物自在昔今物自在今如紅顏自在童
子之身白首自處老人之體

奢摩他頌

永嘉奢摩他頌云若以知知寐此非無緣知如手
執如意非無如意手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如

手自作拳非是不拳手亦不知知寐亦不自知知不可謂無知自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手不執如意亦不自作拳不可為無手以手安然故不同於兔角

倒用魔王印

大慧語錄云心火熾然熒熒不息貪欲瞋恚繼之如鈎鎖連環相續不斷若無猛烈志氣日月浸久不覺被五陰魔所攝持若能一念緣起無生不離三毒倒用魔王印驅諸魔侶以為護法善神且

非強為法如是故

見性非眼

相國崔公羣見如會禪師問曰師以何得會云以見性得會方病眼崔云既云見性其眼奈何會曰見性非眼崔稽首謝之

無為真佛

世尊在忉利天為母說法優填王命匠雕栴檀像世尊下忉利天像亦出迎世尊三喚三應乃云無為真佛實在我身

七處徵心偈

古德偈云七處徵心心不有心不有處妄元無妄
元無處即菩提生死涅槃本平等

轉物菴銘

徑山杲李叅政轉物菴銘云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咄哉瞿雲誑諍癡獸物無自性我亦非有轉者為
誰徒勞心手知無自性復是何物瞥起情塵捫空
模骨此庵無作住者何人具頂門眼試辨踈親
彼我皆異人

蕪子瞻與聾人說話畫字而已復笑云我與彼皆
異人也我以手為口彼以眼為耳佛言六根互用
信也

梅花尼偈

梅花尼偈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嶺頭雲
歸來笑撚花枝嗅春到枝頭已十分

禪林寶訓

滿牀撒珍珠

濱祖曰師翁初住楊岐老屋敗椽僅蔽風雨適臨
冬莫雪霰滿牀居不遑處衲子投誠願充修造師
翁却之曰我佛有言時當減劫高岸深谷遷變不
常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汝等出家學道做手
脚未穩已是四五十歲詎有閑工夫事豐屋耶竟
不從翌日上堂曰楊岐乍住屋僻踈滿牀盡撒雪
珍珠縮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

癡禪

翠巖真點胞耽味禪觀以口舌辯利呵罵諸方未
有可其意者而大法實不明了一日金鑿善侍者
見而笑曰師兄叅禪雖多而不妙悟可謂癡禪矣
鷓鴣雉鸚鵡馭

蛇虎非鷓鴣之雉鷓鴣從而號之何也以其有異
心故牛豕非鸚鵡之馭鸚鵡集而乘之何也以其
無異心故

釣話罵陣

古人上堂先提大法剛要審問大眾學者出來請
益遂形問答今人杜撰四句落韻詩喚作釣話一
人突出眾前高吟古詩一聯喚作罵陣俗惡俗惡

藏教音聞卷六十六目錄

金剛經鳩異

巨手遮背

祝庇冥司

虎涎

兩行字

金剛經感應錄

崩武安

般若臺

猪脆取生氣

授竹一竿

豐州蜂字

芝草汁

高紙

高紙

高紙

寶德玄

鐵丸銅汁

五色浮圖

柱壓袖

陸康成

嚴夫子

強伯達

藏經柱

須菩提象

金剛新異錄

金剛二句

得佛長生

夾雜二字

神風護經

經題七字

二祖勅還

郡隍極母

聽經鶯

伏雌度脫

蜘蛛塔

須菩提化現

暗中書經

虱仙假室

華嚴持驗

因地起倒

華嚴入東土

經伏修羅

藥精

說法塚

救童致雨

文殊分化

華嚴侍者

觀音持驗紀

迎度公

像項刀痕

喬宮人

莫莫禪堂

黑頭潞相

蓮花港

貓出口

法華持驗記

徧吉現身

慧持

瓦官寺

藏教音聞卷六十六

金剛經鳩異

唐太常少卿段成式



巨手遮背

劉逸淮在汴時韓弘為右廂虞候王某為左廂虞候與弘相善或謂二人取軍情將不利於劉劉大怒俱名詰之弘即劉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劉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戰不能自辯劉叱令拉坐杖三十時新造赤棒頭徑數寸固以筋漆拉之不什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恠無哭聲

又謂其懼不敢哭訪其門卒即云大使無恙弘素
與熟遂至卧内問之王云我讀金剛經四十年矣
今方得力言初被坐時見巨手如簸箕翕然遮背
因袒示韓都無捷痕

猪胞取生人氣

元和初漢州孔目典陳昭因患病見一人着黃衣
至牀前云趙判官喚爾昭問所因云至自冥間昭
即留坐逡巡又有一人手持一物如毬胞前吏恠
其遲吞之曰緣此候屠行開因笑謂昭曰君勿懼

取生人氣須得猪胞君可面東側臥昭依其言不
覺已隨二吏行路甚平可十餘里至一城大如府
城甲士守門焉及入見一人怒容可駭即趙判官
也語云實懸殺牛四十七頭爾取一牛頭昭未及
對趙曰此不同人間不可抵假須臾見一卒挈牛
頭而至昭即恐懼求救趙令檢格合決一百考五
十日因謂昭曰爾有何功德昭即自陳設若干人
齋畫某像趙曰此來生緣爾昭又言曾於表兄家
轉金剛經趙曰可合掌請昭依言有頃見黃襪箱

經自天而下住昭前昭取視即表兄所借本也有
燒處尚在又令合掌其經即滅趙曰此足以免便
放回國語曰西商不於此祝庇冥司神董進朝元和中入軍初在軍時宿直城東樓上一
夕明月忽見四人著黃從東來聚立城下說已姓
名狀若追捕因相語曰董進朝常持金剛經以一
分功德祝庇冥司我輩久蒙其惠如何殺之須枉
命相代若此人他去我等無所賴矣其一人云董

進朝對門有一人同姓同年壽限相埒可以代矣
因忽不見進朝驚異之及明已聞對門復魂聲問
其故死者父母云子昨宵暴卒進朝感泣說之因
為殯塋供養其父母焉後出家法號慧通住興元
唐安寺初陸其志於此有疑後識者云
壽限相埒則非枉命其疑乃釋
授竹一竿

元和中嚴司空綬在江陵時潯陽鎮將王沔常持
金剛經因使歸州勘事回至皖灘船破五人同溺
沔初入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隨波出沒至下牢鎮

着岸不死視手中物乃授持金剛經也吮灘至下
牢三百餘里

虎涎

石首縣有沙彌道蔭常持念金剛經寶曆初因他
出夜歸中路忽遇虎吼擲而前沙彌知不免乃閉
目而坐但默念經心期救護虎遂伏草守之及曙
村人來往虎乃去視其躡處涎流於地

豐州烽子

永泰初豐州烽子暮出為党項縛入西蕃易馬蕃

將令穴肩骨貫以皮索以馬數百蹄配之經半歲
馬息一倍蕃將賞以羊革數百因轉近牙帳贊普
子愛其了事遂令執纛左右有剝肉餘酪與之又
居半年因與酪肉悲泣不食贊普問之云有老母
頻夜夢見贊普頗仁聞之悵然夜召帳中語云蕃
法嚴無放還例我與爾馬有力者兩匹於某道縱
爾歸無言我也烽子得馬極騁俱乏死遂晝潛夜
走數日後為刺傷足倒磧中忽有風吹物窸窣過
其前因攬之裹足有頃不復痛試起步走如故經

信宿方及豐州界歸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爾我
唯念金剛經寢食不廢以祈見爾今果其誓因取
經拜之縫斷亡數幅不知其由子因道蹟中傷足
事母令解足視之所裏瘡物乃數幅經也其瘡亦
愈

兩行字

大曆中太原偷馬賊誣一王孝廉同情拷掠旬日
苦極強服推吏疑其寃未即具獄其人惟念金剛
經其聲哀切晝夜不息忽一日有竹兩節墜獄中

轉至於前他囚爭取之獄卒意藏刀破視內有字
兩行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書蹟甚工賊首悲悔
具承以匿嫌誣之

金剛經感應錄

荆武安

隋荆武安蔡州人有巨力善弓矢常射大蟲會嵩
山南為暴甚往射之漸至深山忽有異物如野人
手開大蟲皮冒武安身上因推落澗下及起已為
大蟲矣惶怖震駭莫知所為忽聞鐘聲知是僧居
往求救果見一僧念金剛經即閉目俯伏其僧以
手摩頂忽爆作巨聲頭已破矣武安乃從中出即
具述前事又撫其背隨手而開既出全身衣服盡

在有少大蟲毛蓋先炙瘡之所粘也從此遂出家
專持金剛經

芝草汁

唐大理司直河內司馬喬卿天性純謹有志行永
徽中為揚州司戶曹丁母憂居喪毀瘠骨立刺血
寫金剛般若經二卷未幾於廬側生芝草二莖九
日長尺有八寸綠莖朱蓋日瀝汁一升食之味甘
如蜜取而復生喬卿同寮數人並目覩其事

般若臺

唐陳文達梓州郫縣人常持金剛經願與亡父母
念八萬四千卷多有祥瑞為人轉經患難皆免銅
山縣人陳約曾為冥司所追見地下築臺問之云
此是般若臺待陳文達其為冥司所敬如此

高紙

高紙隋僕射頰之孫也唐龍朔二年出長安順義
門忽逢二人乘馬曰王喚紙不肯從去亦不知其
鬼使策馬避之又被驅擁紙有兄是化度寺僧欲
往寺內至寺門鬼遮不令入紙乃毆鬼一拳鬼怒

即拽落馬曰此漢大兒羸身遂在地因便昏絕寺
僧即令舁入瓦院明旦乃蘇云初隨二使見王王
曰汝未合來汝曾毀謗佛法且令生受其罪令左
右拔其舌以犁耕之都無所傷王問本吏曰彼有
何福德如此曰曾念金剛經王稱善即令放還
竇德立

竇德立麟德中為卿奉使揚州渡淮船已離岸數
十步見岸上有一人形容憔悴擊一小筏坐於地
德立曰日將暮更無船渡即令載之中流覺其有

飢色又與飯乃濟及德立上馬去其人即隨行已
數里德立怪之乃問曰今欲何去荅曰某非人乃
鬼使也今往揚州追竇大使曰大使何名云名德
立德立驚懼下馬拜曰某即其人也涕泗請計鬼
曰甚媿公容載復又賜食且放公急念金剛經一
千遍當來相報至月餘經數足其鬼果來云經已
足保無他慮然亦終須相隨見王德立于是就枕
而絕一宿乃蘇云初隨使者入一宮城使者曰公
且住我當死白王使者乃入於屏障後聞王遙語

曰你與他作計漏洩吾事遂受杖三十使者却出
袒以示公曰喫杖了也德玄再三媿謝遂引見入
一著紫衣人下階相揖云公大有功德尚未合來
請公還出墮坑中於是得活其使者續至云飢未
食及乞錢財並與之問其將來官爵曰熟記取後
此改殿中監次大司憲次太子中允次司元太常
伯次左相年至六十四言訖辭去曰更不復得來
矣後皆如其言已聞曰合意否答曰甚非入心
鐵丸銅汁與此同

唐兵部尚書李固得疾暴卒唯心上暖三日復蘇
云見一人引見大將軍蒙令坐索案看云錯追公
有頃獄卒擎一盤來中置鐵丸數枚復昇一鐺放
庭中鐺下自然火出鐺中銅汁湧沸煮鐵丸赤如
火獄卒進盤將軍以讓固固懼云能將軍吞之既
入口舉身洞然又飲銅汁身遂火起俛仰之際吞
盡盡良久復如故固乃前問之答云地下更無他
饌唯有此物即吸食之若或不食須臾即為猛火
所焚苦甚於此唯與寫佛經十部轉金剛經千卷

公亦不來吾又離此岡既復生一依所約深加敬
異非亦此世間如身之善及亦亦亦亦亦亦亦
五色浮圖人處此處此處此處此處此處此處
劉鴻漸者御史大夫展之族子唐乾元初遇亂南
徙有僧令誦金剛經鴻漸日誦經至上元年客于
壽春一日出門忽見二吏云奉太尉牒令追鴻漸
云初不識太尉何以見命意欲抗拒二吏忽爾直
前拖曳因而向北行路漸梗澁前至大城入城有
府舍甚嚴麗忽見向勸讀經之僧從署中出僧後

童子識鴻漸徑至其所問十六郎何以至此因走
白和尚云劉十六郎適為吏追以誦經功德豈不
往彼救之鴻漸尋至僧所虔禮求救僧曰弟子行
無苦須臾吏引鴻漸入詣廳事案後有五色浮圖
高三四尺迴旋轉動未及考問僧已入門浮圖變
成美丈夫年三十許云是中丞降階接僧問和尚
何以復來僧云劉鴻漸是已弟子持金剛經功力
甚重其算又未盡宜見釋也王曰若持金剛經當
願聞身因令跪誦鴻漸誦兩紙訖忽然遺忘廳西

有人手持金鉤龍頭幡幡上碧字書金剛經布于
鴻漸前令分明誦經畢都不見人但餘堂宇間寂
因爾出明唯見追吏須臾至舍見骸形臥在牀上
心頗惆悵鬼自後推之冥然如入房遂戶活鬼得
錢乃去也

柱壓袖

唐原州龍興寺因大齋會寺主會僧夏臘既高是
為宿德坐麗賓頭之下有小僧者自外後至以無
坐所唯寺主下曠一位小僧欲坐寺主輒叱之如

是數次小僧恐齋失時竟來就坐寺主怒甚倚柱
而坐以掌摑之方欲舉手大袖為柱所壓不得下
合掌驚駭小僧慚沮不齋而還房眾議恐是小僧
道德所致寺主遂與寺眾同往禮敬小僧惶懼自
言初無道行不敢濫受大德禮數逡巡走去因問
平生作何行業云二十年唯持金剛經眾皆讚嘆
謂是金剛護持之方便于柱所熱香頂禮呪云若
是金剛神力當還此衣於是隨手而出也

陸康成

唐陸康成嘗任京兆府法曹掾不避強禦公退忽見亡故吏抱案數百紙請押問曰公已去世何得來曰此幽府文簿康成視之但有人姓名畧無他事吏曰皆來年兵刃死者問曰得無我乎有則檢示吏曰有因大駭曰君既舊吏得無情耶曰故我來啟明公耳唯金剛經可託即失之乃遂讀金剛經日數十遍明年朱泚果反署為御史康成叱泚曰賊臣敢干國士泚震怒命數百騎環而射之康成默念金剛經矢無傷者泚曰儒以忠信為甲冑

信矣乃舍去康成遂入隱於終南山竟不復仕
嚴夫子

李元一唐元和五年任饒州司馬有女居別院中宵忽見神人驚悸而卒顏色不改其夫嚴訥自秦來至蒼湖恍惚見其妻行水上而至訥驚問之妻泣曰某已亡矣今鬼也訥駭異之曰近此鴈浦村有嚴夫子教眾學彼有奇術公往懇請哀救某庶得復生矣訥後果見嚴夫子拜渴泣訴盡啟根本嚴初甚怒郎君風疾何乃見凌訥又拜悲泣久乃

方許曰殺夫人者王將軍也墓在此堂內西北柱
下可為寫金剛經令僧轉讀於其所祠焉小娘子
必當還也訥拜謝疾往郡城明日到其白元一寫
經速令讀之七遍女乃開目久之能言媿謝其夫
曰茲堂某柱下有王將軍枯骨抱一短劍為改葬
之劍請便留以報公德發之果驗遂改葬留其劍
元一因寫經數百卷以施冥漠

強伯達

唐強伯達元和九年家於房州世傳惡疾子孫少

小便患風癩之病二百年矣伯達纔冠便惡囑於
父兄疾必不起慮貽後患請送山中父兄裹糧送
之巖下泣涕而去絕食無幾忽有僧過傷之曰汝
可念金剛經內一四句偈或脫斯苦伯達既念數
日不絕方晝有虎來伯達懼甚但瞑目至誠念偈
虎乃遍舐其瘡唯覺涼冷如傅上藥了無他苦良
久自看其瘡悉已乾合明旦僧復至伯達具說僧
即于山邊拾青草一握以授曰可以洗瘡但歸家
煎此以浴乃嗚咽拜謝僧撫背而別及到家父母

大驚異因啟本末浴訖身體鮮白都無瘡疾從此
相傳之疾遂止念偈終身

藏經柱

康仲戚唐元和十一年往海東數歲不歸其母唯
一子日久憶念有僧乞食母具語之僧曰但持金
剛經咒疾回矣母不識字令寫得經乃鑿屋柱以
陷之加漆其上晨暮敬禮一夕雷霆大震拔此柱
去月餘兒果還以錦囊盛巨木以至家入拜跪母
母問之仲戚曰海中遇風舟破墜水忽有雷霆投

此木於波上某因就浮之得至岸某命是其所與
敢不尊敬母驚曰必吾藏經之柱即破柱得經母
子常同誦經

須善提像

勾龍義閬州里人唐長慶中於鄭縣傭力自給常
以邑人有疾往視之見馮金剛經龍義無故毀棄
而止絕之歸即喑啞醫不能愈頑篤無識亦竟不
悔僅五六年忽聞鄰人有念是經者惕然自責曰
我前謗真經得此啞病今若悔謝終身敬服却能

言否自後每聞念經即倚壁專心而聽之月餘疑
如念得數日偶行入寺逢一老僧禮之僧何問事
遂指口中啞僧遂以刀割舌下便能言因與念經
如鄰人之聲久而訪僧都不復見壁畫須菩提指
曰此是也乃寫經畫須菩提像終身禮拜

感善點點

七葉同歸

蓮下真如長護口必善處終久其地即致此

此本許州上其民強殺之罪其命其其西

金剛新異錄

秀水王起隆輯

金剛二句

禾郡真如塔圯大脩於弘治間于時一頭院僧名
懷林曳三丈長鐵鍊募二十餘年而塔工畢即回
首于塔中今肖像祀焉相傳頭院其初為蘇州承
天寺僧飲酒茹葷葢視戒律於暑月乘涼忽覩兩
冥卒入繫其頸則牌拘十餘人頭院名亦列焉懷
林許賂二卒楮錠各若干幸稍緩期七日拘齊他
人而來偕往二卒欣然聽許頭院泣告徒眾市楮

銳熱之處分待盡或告以真如某禪師道行高舟
行一日程曷往求之頭院如言未痛哭陳乞禪師
曰此間塔將頽矣汝肯竭誠發心任募化修葺我
當授汝法門保鬼不能拘耳頭院即對佛發願禪
師手數珠與之曰汝七日內勿睡但住我房轉誦
金剛經中當知此處即為是塔二句足矣頭院如
言轉誦逾七日兩冥卒踉蹌至禪師處捨地顛曰
有合死僧逃此間求指示方便禪師曰渠在房中
任汝拘之冥門焉兩卒入即驚出曰房中止見一

座寶塔赫奕光明目迷不能略開禪師曰渠誦最
上乘法又發勇猛大願雖天龍鬼神奈之何汝但
回覆冥君某僧某師留之修塔幽明功德分受必
不汝深罪也兩卒不得已泣拜去頭院遂製此鐵
鍊自鎖于曳道途不憚隆冬酷暑道里之遠叩求
善信竟得以再生餘年完滿此大功德云經言障
蔽魔王一千年中無覓金剛藏菩薩住處觀此修
塔頭院豈其然乎
得佛長生

正德間川西鶴鳴觀道士陳立志求長生精思日
夜忽夢見一神形貌異常自稱執金剛神告之云
爾求長生速往岷山禮智融和尚當授汝長生法
也玄如言造懇指示融云金剛經偈言一切有為
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此是我
佛長生之問既如夢幻何謂長生融大喝云諸相
非相三藐三菩提心不入斷滅玄於言下大悟遂
辭隱于瓦屋山虎踞巖之陽不廢玄禱而日必誦
金剛經凡滿數藏歷春秋九十有八一日遍集鄰

居隱者告白吾初求仙長生今竟得佛長生願諸
公得我所言得訖瞑目而逝

夾雜二字

少保南塘戚公副總戎時以倭亂提兵守禦三江
公素虔持金剛經雖在行間不廢一夕夢陣亡親
兵某求誦經一卷資度脫旦日兵妻來顯所夢如
之公晨起齋素專誠為誦是晚兵妻夢夫語之曰
感主帥為我誦經奈經文中夾雜不用二字功德
不全尚未得脫苦耳兵妻旦日復以夢顯公大訝

因憶誦經時閣婢以茶餅至公手魔之口雖不言
而意中云不用也
神風護經
洞庭山某寺有唐白樂天所書金剛經全卷為鎮
寺至寶嘉靖四十三年東南饑荒寺眾餒主僧用
經質山塘王宦米五十石為食越歲王宦呼僧主
至家願捨前米作齋僧用以經還之僧歸過湖對
眾稱揚王宦之德舟眾共求一看展開之時天風
大作竟揭前經數幅飄空入雲而去僧懊恨不已

還寺置經原所三年後忽上官有不肖者聞此經
名陷主僧以他事禁而通獻焉經至以經不全不
愜意釋僧而仍以經還之僧歸舟風又大作昏黑
蟻舟入一深村避風登岸索火詣一老漁戶家則
壁粘前經數幅豪無傷損也漁戶姓姚不識字詢
之但云前三年有火光一道墮田間驚視之是字
紙異之因粘于壁僧向數幅悲淚頂禮呼護法韋
馱不休曰非兩番神風顯異此經見留權勢不得
合浦重完矣因為漁戶備述顛末漁戶頗殷驚感

遂改業務農又出資重裒此經每歲遇得經還經
之日必往寺展禮轉風願其地歸身留對不
經題七字因林下種會向幾部劫死更願其
隆慶己巳紹興天樂鄉處士王德用妻陶氏一日
病篤見二鬼使云汝陽壽已絕且平生毫無善事
當墮惡道須臾果見地獄可畏相謂夫曰地獄現
前如何救我忽憶隣寺端長老每日誦經因曾記
金剛般若波羅密七字極力猛誦數千百遍先所
現地獄遂隱不見床次侍疾家人忽見有五色光

從陶氏口出空中隱隱有聲曰陶善女已免墜地
獄生善地矣

二祖勅還

錢塘李時英為南海欽州守素誦金剛經隆慶丁
卯為分考官于闈中病死三日初見金甲神人欲
鎖去見泰山府君城隍土地咸在土地以李誦金
剛經故堅不肯押字金甲怒神袖出火釘長三尺
餘從土地頂門釘入立見赫燒盡俄復本形堅執
不押如故金甲神曰當全鎖汝往泰山土地曰見

泰山我自有奏旋見數鬼稱冤索命呵時英前世
為九江守受賊殺人正急怖問憶誦金剛忽見呂
祖師乘雲而下鬼即奔逝時英伏地乞哀呂祖曰
還我老君丹來熟視又曰業重業重可惜丹俱壞
盡矣汝重金剛可求救六祖忽然間六祖至覩時
英伏地亦曰業重業重待我與五祖商量來時英
出一手曳六祖袈裟片片飛金光也少頃修異香
滿鼻聞空中五祖六祖勅曰誦金剛經人可且放
還隨見前金甲神復至提時英一擲汗下如雨而

魁時英出場即棄官歸于湖南淨慈焚脩
郡隍極母

蘓州楓橋盛在德從講師懸明受經萬曆初病赴
冥司則被伏鬼盛之化告郡隍逮對也在德理直
得縱觀冥獄釋還經宿復絕見郡隍降階諭曰我
生前荊州人姓曹氏自登神籙我母張太君轉世
三度矣感女身不育若代我懇懸明師虔誦金剛
經月上女經各五百部拯我母轉男諭甚切在德
再生禮請懸明誦滿牒告管東溟先生作序紀之

聽經鶯
萬曆初侍中鍾公復秀徐公遵壽俱住羅家巷奉
佛持金剛經別潔淨一佛堂二公聯坐而誦鍾家
有二白鶯聞經聞念佛輒尾二公後作聲而行逐
之不去亦不近逼其行其止皆隨木魚聲嚴寒行
多鶯掌凍裂露骨強行益力逾數年二鶯並對經
案立化二公為瘞于淨業寺後地號聽經鶯塚
伏雌度脫

萬曆庚寅湖州華林鎮一老者誦金剛經日有常

課其家有伏雌抱十二卵一夕老者夢男女十二
人拜堂下曰賴公經聲悉得度脫禽倫故來致謝
老者夢覺偶思十二雞卵出之覺甚輕劈視空殼
也因呼衆傳視劈之俱然持經功德信乎不可思
議

蜘蛛塔

公安三袁宗道會元宏道中道進士三人同胞俱
母太夫人龔氏所生袁世敬禮佛教太夫人尤崇
信金剛經雖貴年高日誦有常課一日誦經將半

忽空梁直墜黃絲懸一巨蛛下繞經案循走數匝
對經躡身而伏太夫人祝之曰爾聽經來耶我勿
驅爾幸竟聽而去乃依先擊魚子誦經至六如偈
蛛忽若動身作禮誦終卷太夫人曰爾可去矣則
不復蠕動舉視之乃空蛻肉已脫化無餘矣因為
小龕以僧法葬之為起小窰堵波號蜚蛛塔
須善提化現
公安龔鴻臚仲淳婦祝夫人即三袁舅娘也精虔
奉佛誦金剛經臨終呼子婦咸集曰見一須善提

佛寶相莊嚴金光燁燁又見一接引佛眉間白毫
如銀光一道飄揚宛轉長數丈夫人出手攬白毫
佛即接夫人置掌心俄見須善提佛化為百餘佛
莊嚴一相不殊聞耳傍有言曰汝記之經中凡有
一百三十八須善提即此化現也子婦咸焚香誦
此佛夫人笑暝

暗中書經

楚高衲寒灰於天皇寺書金剛經至第十六分一
夕忘點燈竟於暗中作楷書經直達子夜偶腹饑

思食起憶燈燭則眼前墨暗矣驚呼同房僧鑽火
燭之則字畫莊嚴非復平時手筆慧光照耀佛炬
破幽可以意思測量之哉

訖仙假室

順天府庠士郡國客家佛室精潔萬曆庚申春日
偶扶訖有慧珠子降訖曰願假此室誦金剛經一
載期滿一藏即去耳邵素崇信仙佛慨然諾之即
封緘不敢入自此每靜夜必聞魚子及誦經聲但
不見形耳果竟年乃聲息方信神仙亦靡不皈依

三寶崇重此經佛言十種大仙不修正覺報終還
來散入諸趣此經離相見忘所能河沙功德不可
比喻可資度脫仙倫也

... 應云起... 獨之則字... 故... 以... 以... 順天府... 偶... 與... 奉... 三寶...

終為華嚴持驗 周克復

因地起倒

世親菩薩天竺人性負聰敏初以小乘為業峻辨
橫分利如星劍兄無著菩薩托病令名世親因開
示大教云及吾未死之前讀吾所習經典世親即
讀華嚴乃見思盧法界普行賢海因生信悟嘆曰
可取利劍斷吾舌根用明已讚小乘之失兄止之
華曰如人因地而倒亦因地起昔日以舌毀大乘今
可將舌以讚大乘遂入山披覽大乘造十地論論

成之日大地徧震並入山姓覺大來並十此命命
華嚴入東土此而隨亦因此於昔日心古經大來今
東晉沙門支法領志樂大乘聞于闐東南二千餘
里有拘遮盤國王宮內有華嚴摩訶般若大集寺
經並十萬偈王躬受持莊嚴供養于是裹糧抗策
備歷艱途至拘盤國竭誠請禱遂得華嚴前分三
萬六千偈賫還即東晉朝所譯經也此華嚴入東
因土之始

經伏脩羅林無國及此

于闐國沙彌般若彌伽薄堅持戒行專誦華嚴忽
有人合掌謂曰諸天令弟子請師願師閉目俄至
天上天主跪而請曰今諸天方與修羅戰屢被摧
衄屈師誦華嚴經望法力加護師如其所請乘天
寶輅執天幢幡心念華嚴以諸天衆對彼勅敵修
羅見之忽狀潰散

藥精

隋禪定道場僧慧悟京兆嘗與一僧道祥同隱於
終南師受持華嚴祥受持涅槃木食嚴棲各專其

業忽一人來拜跪問訊云請一師就宅赴齋二僧
相推人云請讀華嚴法師悟因隨往乃山神處也
請千羅漢皆推師上座食訖皆飛空去神呼一童
子令侍童即依命謂師曰請師開口既視口中乃
云師大有病童取手爪上垢投師口內頃臾復令
師開口視之曰病已略盡即躍身飛入口中童果
是藥精師遂獲神道還室取經辭道祥泐狀履空
而去合掌稽首曰敬天公藥七龍神師曰自始至
說法塚因心願慈法願心真聖林在許東龍華巖以

唐杜順和尚姓杜氏諱法順操行高潔學無常師
專以華嚴為業童子時於宅後塚上為眾說法聞
者皆悟大乘至今說法塚存焉合說大經四卷
救童致雨

唐釋道英蒲州陳氏年十八三親為之娶五載同
居誓不相犯後從并炬州法師聽華嚴經便落髮
入太行山栢梯寺修行止觀常因元早講華嚴經
以祈甘澤有二老翁各二童子侍時來聽講英異
而問之荅云弟子並是海神愛此經故來聽受師

曰今為檀越講經請下微雨翁敕二童下即從窗
孔中出須臾大雨滂霑遠近咸賴為二翁拜謝倏
然而滅山跡杳然昔年曾見此山早昔華嚴
文殊分化跡跡杳然昔年曾見此山早昔華嚴
唐儀鳳年中西域有二梵僧至五臺山頂禮文殊
佛過一尼師在巖石間松下繩床端狀獨坐口誦華
嚴時日方暮尼謂梵僧曰尼不合與大僧同止大
德且去明日更來僧曰山深路遙無所投寄奈何
尼曰但下前谷彼有禪窟耳僧往尋果得窟相去

數里許二僧合掌捧香盤面北遙禮傾心聽經冷
泠于耳初啟經題稱如是我聞乃遙見尼身處繩
床面南而坐口中放光赫如金色皎在前峰誦兩
帙已上其光盛于谷南方圓可十里與晝不異至
四帙其光漸收六帙都畢光並收入尼口人以為
此文殊分化以示梵僧也

華嚴侍者

華嚴志云鄒極繕寫華嚴經至半部忽香案前見
一比丘鄒問汝何人至此谷曰吾乃華嚴侍者感

君至誠特來研墨耳鄒方禮謝遂不見

華嚴法苑珠林卷之四十四 華嚴經疏

華嚴經疏

又地本極於此以示禁部也

四地其本極於此以示禁部也

地以上其本極於此以示禁部也

本西南西望見中於此以示禁部也

地以上其本極於此以示禁部也

地以上其本極於此以示禁部也

觀音持驗紀 周克復

迎虔公

晉釋慧虔少出家戒行精確義熙中住山陰嘉祥

寺苦身率眾念佛後寢疾屬想樂邦誠祈大士北

寺有尼淨嚴篤行宿著夜夢大士從西郭門入輝

光照映幢幡華蓋七寶莊嚴尼驚異作禮問菩薩

何往答曰往嘉祥迎虔公耳是日虔神色如常侍

者皆聞異香泊然而化

像項刀痕

吳人陸暉繫獄分死乃令家人造觀音像祈禱免
死臨刑連易三刀其刀皆折官問之答云恐是觀
音慈力及者法像頂上有三刀痕因奏宥之

喬宮人

南唐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宮人喬氏後
入宋太宗禁中開後主薨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
以資薦度且自書于後云故李國主宮人喬氏伏
遇國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所書般若心經一卷
在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見佛

云云其後江南僧持歸故國置天禧寺塔相輪中
寺後大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

莫莫禪堂

宋范文正公仲淹寓居蘓州母亡三七夢泣告曰
我以陽世造業為泰山府君所羈受罰不堪但吾兒
素孝乞誦金剛般若一藏後救母罪公驚哭而醒
即齋沐延緇流于玄墓山諷經七日禮懺將滿又
夢母曰緣兒至誠禮誦感白衣大士降凡持經半
卷今母不但消罪更得生天矣明辰兒入經堂詢

之自知宜以厚贖叩酬大士言畢而去公明日備
觀拜謝眾僧因問眾中持經半卷者為誰眾俱失
色卷曰所禮經典一字不遺豈有只持半卷之事
苟有一僧從容告曰昨大眾念經山僧倚立默看
至第十六分條大人至拈香便歸厨作務今承問
敢以直對公即稽首下拜虔奉觀禮僧言莫莫忽
騰空不見緇俗無不瞻仰公因是創莫莫禪堂以
紀靈異至今不泯

黑頭潞相

宋紹興戊辰三月史越王浩初為餘姚尉偕鄱陽
程休甫詣潮音洞叅禮觀音大士心求靈應初寂
無所睹晡時再至一僧指曰巖頂有竇可以下瞰
板援而上顧瞻之際忽現瑞相金光照耀眉宇瞭
然將暮有老僧來訪云公將自某任歷清要為太
師是一個好結果的文潞公他時作宰相官家要
用兵切須力諫二十年後當于公相見于越遂辭
去出門忽失所在乾道戊子以故相鎮越一夕有
道者神貌清異稱與丞相有舊闢人拒不肯通乃

索紙大書云黑頭潞相重添萬里風光碧眼胡僧
曾共一宵清話擲筆而去浩大驚異令追之遍覓
不見回憶補院往事始悟道人即昔日老道也
蓮花港

宋倭使入貢船泊補院洋見觀音靈異欲載入本
國臨行風浪大作滿洋開鐵蓮花船不能前倭懼
而還之故名蓮華港又中官王貴等奉旨齋送華
幡寶香詣山心竊自疑云汪洋巨浸中菩薩安在
皆人自妄信耳方解維滿海生鐵蓮華風濤洶湧

舟不能行從人望山號呼叩頭風浪稍平輒有白
牛隔山浮至盡食其華舟便可移已而牛返水際
化一白石至今存焉故蓮華洋亦名石牛港

貓出口

元平江僧惠恭病翻胃不能飲食夜夢一貓入腹
從此病日甚思食魚菘自知是業報遂發意誦觀
音菩薩百萬聲日持大悲咒百八遍後復夢至山
中遇道人曰吾與汝藥俄有青衣童子籠一雞至
前貓自僧口躍出徑入籠擒雞驚覺而病頓愈

法華持驗記 周克復

法華持驗記 周克復

徧吉現身

晉天竺比丘摩訶羅讀摩訶衍德行彌著國王正信常布髮掩泥令蹈其上或白王此人不多讀經何大供養王曰我曾於半夜欲見此比丘即到其所見彼在一窟中讀法華經有金色光明人乘白象王合掌供養我方近即不見因問比丘以我來故金色人滅耶比丘云此是徧吉菩薩徧吉自言若有人誦法華經當乘白象來教導之我讀是經

編吉自來矣編吉即經中普賢菩薩也我聞是已
禮足而退是故我今勤當供養

慧持

晉釋慧持遠公同母弟也年十八師安公徧學衆
經遊刃三藏尤精法華隆安三年辭兄入蜀居龍
淵寺大弘佛法至宋致和三年四月嘉州奏風折
大樹有僧在定敕送至京師八月入內譯經院鳴
金磬出其定僧曰我東林遠公弟慧持也西遊峩
眉因入定於此問欲何歸曰陳留即復入定徽宗

令繪像頒行仍製贊云七百年前老古錐定中消
息許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生死徒勞木作皮

瓦官寺

晉建興二年長沙縣西百餘里陸地生青蓮花兩
本道俗爭觀因掘其地一丈二尺得一瓦官蓮出
壞處斷視之青蓮根莖生髑髏齒骨間父老云昔
有僧不知名氏誦蓮經萬餘部不疾而化以瓦為
官此其是矣衆因建寺名瓦官

當此其時矣

其時不以此為

其時不以此為

其時不以此為

其時不以此為

其時不以此為

其時不以此為

其時不以此為

其時不以此為

其時不以此為

其時不以此為

其時不以此為

其時不以此為

其時不以此為

其時不以此為

其時不以此為

其時不以此為

其時不以此為

其時不以此為

其時不以此為

其時不以此為

其時不以此為

